

贵州民族生

著 费孝通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贵州民族与人民

费孝通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1年11月在北京印製初版

3111×1311/32·150定價頁·總號933·分號Q533

00001—15000冊·定價5.400元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作者代表訪問團接受苗族禮物

盛繼潤攝

苗家婦女洗衣

盛繼潤攝



花溪苗家婦女盛裝

莊學本攝

苗家婦女唱酒歌



盛繼潤攝



花溪苗族跳場

莊學本攝

仲家少年兒童隊

盛繼潤攝



扁担山仲家歡迎訪問團

王犁攝



苗族铜鼓

王犁攝



苗家唱歌

王犁攝

黃平樺兜婦女盛裝



盛繼潤攝



盛裝婦女家仲

盛繼潤攝



苗家姑娘織花邊

盛繼潤攝

鑑山苗家婦女盛裝



盛繼潤攝



苗家婦女編簷衣

莊學本攝

目 錄

千山萬山訪兄弟	一
血淚話當初	一
勞動的苗家	二
仲家，團結起來	三
烏撒的餘留	三
一章活的社會發展史	六
少數中的少數	九
後記	七
	八

千山萬山訪兄弟

毛澤東的旗幟插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是歡躍，就是幸福，就是光明。我們真是榮幸，有機會在這面旗幟的光輝下，爬過了山，涉過了水，握着了我們民族大家庭裏千萬個兄弟姊妹的手。從他們興奮鼓舞的臉，感激動人的淚，歡欣忘情的跳踊，日以繼夜的歌唱裏，我們更深刻的認識到，儘管語言不同，服裝有別，儘管相隔着千山萬山，儘管幾千年來受盡了敵人的挑撥離間，甚至曾經流血殘殺，但是祇要把平等團結的民族政策，明白交代清楚，千萬羣衆祇有一個呼聲：『毛主席萬歲！』我們在響徹山谷，振盪迴復的歡呼中，也總是好像聽見了在天安門前毛主席的聲音：『同志們萬歲！』聲聲相應，心心相印，脈脈相通。那一種偉大的場合，消溶了累積凝固已久，的民族隔閡和仇恨，扭轉了歷史，展開了民族友愛合作的新頁。

我們的祖國真是偉大，真是一個大家庭。雖則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民族，總數可能在一百以上，漢族之外各民族的人口可能要佔總數的十分之一，所分佈地域也可能到全國三分之二。這決不是偶然的：我們是擁有最悠久歷史的國家。東亞大陸上無數具有自己發展歷史的民族，經過幾千年來的分合交流，匯成今天這一個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歷史稀有的偉業！

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個民族大家庭中却沒有過過一天和睦的日子。現在擁有十分之九人口的漢族很早就發展了封建主義。封建統治不但對本族農民進行剝削和壓迫，對於兄弟民族更是殘暴：屠殺和奴役，寫滿全部歷史。並且爲了便於對兄弟民族的剝削和劫掠，他們更製造出各種光怪離奇的傳說，把已經被迫退入邊區山地的兄弟民族同胞們描寫成低能和野蠻，非但宣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且用了各式各樣帶有侮辱性的稱號，加上犬旁，在漢族的羣衆中培養歧視兄弟民族的感情，使漢族的羣衆不關心兄弟民族被壓迫的痛苦。這個反動統治藉此可以更肆無忌憚的對兄弟民族進行野蠻的、非人道的掠奪。

漢族的封建統治對兄弟民族的壓迫是利用了民族的名義來進行的，因之，被壓迫的兄弟民族也常常受其愚弄，認爲所有漢族都不是好人。「石頭不能做枕頭，漢人不能做朋友。」——這句話很普遍流行在雲貴兩省的兄弟民族中。「毛主席是苗家，紅軍是紅苗。」我們初聽到這種說法時，還不很明白他們的意思，經過說明，他們接下去是半信半疑的驚嘆：「漢人中也會有愛護我們苗家的麼？」這時我們才明白了過去這段歷史所造下的民族隔閡實在是不小。

中國人民的解放在民族關係上起了根本的變化。漢族中的反動統治階級被打倒了。這也就是說壓在兄弟民族身上的石頭被搬下來了。靠勞動生產來豐富自己生活的人民大衆是不必也不會去剝削別人，因而也不會容許政治上對其他民族的勞動人民加以壓迫的。民族間的友愛合作祇有社會在本質上起了變化之後，才有可能。中國人民的解放使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從此可以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了。

漢族反動統治的被打倒主要是出於漢族人民的力量。雖則在革命事業中有很多兄弟民族同胞的參加，但是廣大的兄弟民族羣衆，由於長期的被壓迫和處於偏僻的地區，並不能構成解放運動中的主力，革命的經驗較少；而且又因爲歷史性民族隔閡的

存在，在短時期內不容易很快的認識到民族關係上已經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但是如果兄弟民族同胞在感情上不能深刻的反映出這個變化，如果民族隔閡依然存在，「共同綱領」中所規定的民族工作在推行時也必然會碰到阻礙。因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急迫需要把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深入的宣傳到兄弟民族的人民大眾中去。中央訪問團出發到各兄弟民族區域進行訪問的基本任務就是這個。

去年七月我參加了中央訪問團第三分團，派到貴州去進行工作。在貴州一共工作了六個半月。這六個半月在我個人來說實在是上了一堂內容十分豐富的民族課。我深切體會到了理論必須聯繫實際，祇是這一點也已經足夠說『不虛此行』了。但是民族情況的複雜，加上了時間的短促，這次工作祇能說是學習的開端，所得到的了解不但很淺，而且也必然是片面的。很多朋友要我寫一些介紹貴州兄弟民族的情況，我一方面承認這是我的責任，我應當把我們已經知道的關於貴州兄弟民族的情況告訴許多沒有機會直接去訪問的朋友們，但另一方面我却很躊躇，深怕我認識不够，甚至有錯誤。最後我雖則勉強答應了，但是必須先聲明這祇是拋磚引玉的用意。

我們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由於民族隔閡所引起的民族隔膜。我自己對於貴州民族情況，在訪問之前可說是一無所知。我在行前曾向到過貴州的朋友們請教過。有位朋友聽說我要去貴州訪問苗族同胞，很關心的叮囑我：「千萬不要吃苗家的東西，更要提防她們碰你的身體。」他說，「因為苗家是會放蠱的，受了毒就回不來。」這種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傳說會使我這位朋友這樣認真的叮囑我，祇說明了一件事實：就是過去反動統治者深怕兄弟民族接近了，團結起來反抗他，不惜千方百計造出種種謠言來離間阻撓。也正因為受到了這類阻撓，以致過去我們對於兄弟民族的情況實在太不了解了。

譬如說：『貴州有那些民族』這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罷。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不能正確的答覆。在訪問前，我祇知道貴州有苗族，後來才知道貴州苗族祇佔兄弟民族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我們到了貴陽和許多朋友談話，普通總是說：貴州兄弟民族有苗、彝、回三種，後來才知道包括在『彝族』中的就有許多自認為自成民族的單位。到現在我們可以列舉的民族名稱已經在三十個以上。當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這個問題也更為複雜：自認是一個民族的人，在不同的地區可以有不同的名稱，甲地通用的